

中经专论文

今年的雨季似乎比往年来的都要早一些，天边自早晨便飘来几片乌云，雷声在远方的山顶隆隆的响着。萨默斯教授刚醒来不久，他站在窗前，打开了百叶窗，欣赏着朦胧的山色，随手冲了一杯咖啡，把自己陷在书房温暖的皮椅中，准备接待今天的访客。

第一个访客是早就预约好的，著名社会学家 B 教授，他带着外面的寒风一同走进来，鼻头都有些泛红了。他拉过椅子，直接坐到了萨默斯的正对面。

B 教授晃了晃手里拿着的几本杂志，说：“这几篇文章真的是你写的吗，难以置信，你竟然公然说经济学不是社会学，还声称社会学早晚要被经济学替代。想不到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你竟然做出了这种事情！”

萨默斯脸上堆出了点笑，他搓了搓手，说：“我的朋友你别激动，即使我们在学术上的观点不一致，也应该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吧。”

B 教授把手中的杂志摊在了桌子上，说：“那你认为你的说法是对的喽？”

萨默斯笑了：“哈！这种想法在经济学界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在我们中间这算不得偏见，只是一种共识罢了。研究社会学的人从来都是先形成一套理论再去找特定的事实来支撑自己的理论。你们对各自理论起点的定义都达不成共识，因为用语言描述的定义总是有很多模糊之处和可解读的空间，把一种理论用另一种语言描述一遍就可以成为完全新鲜的观点。所以你们辩论的时候都是自说自话，时间都被消耗在无意义的争辩上了，而你们还乐在其中…”

B 教授迫不及待地打断萨默斯：“你说的这些都很好解释…”

萨默斯挥了挥手：“我还没有说完，你们的问题太多了，这只是一部分。你们的逻辑推理也有数不清的问题，因为你们的学术著作中所有的观点都是用一个个

例子和观察所支撑的，这样的论据即不科学也不具有普适性。打个比方吧，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同一件事，但我们的观察与感受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世界，你们用这些独立的具有强主观性的想法来论证自己的主观观点，怎么可以保证观察是对的呢？你们的想法就像一丛丛草一样，这里长一堆，那里长一堆。而经济学不是这样，经济学像一棵参天大树，根基牢固，枝干分明。理性人就是这棵树的根，我们的主干也相当分明，理性人在现实世界的约束下做出行为构成世界，在推导过程中所有的假设都用数学语言严格写出来，让学者们一眼就能看出理论的深层逻辑。在理论建立之后，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工具可以进行检验。我们的思维工具比你们锋利了太多，经济学家的共识绝对比社会学家多得多，我们在争论时也知道我们实质上在争论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学科得到有意义的发展。既然我们都在研究社会问题，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关于社会的重大洞察与预言都是经济学家作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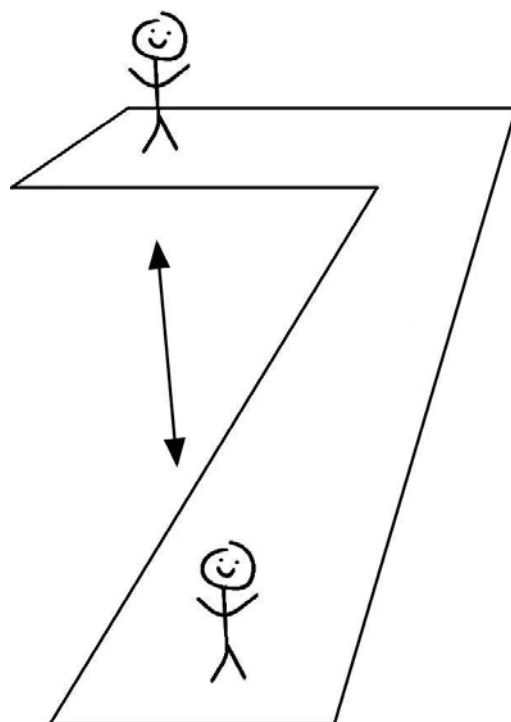


Figure 1 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是对于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B 教授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说：“你们的根基并不牢固，理性人就是个很模

糊的概念，你们认为人天生就只是追逐消费和休闲，从来不刻画和考虑人复杂的情感，对知识的追求、对荣誉的渴望，更何况人怎么可能时时刻刻理性……”

萨默斯了然地打断了他：“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些统统加入效用函数里。经济学的逻辑要远比你想象的自洽，这么点小小的质疑是击溃不了我们的理论大厦的。我们有不同形式的效用函数来刻画这些，更何况社会会逐渐淘汰那些不理性的人，剩下的那些会越来越理性……”

B 教授发出短促的笑：“那都是理论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看看历史，在很多关键时刻，是那些具有崇高理想的人改变了世界的走向，看看拿破仑，看看毛泽东……”

萨默斯摊了摊手：“你看，你又在举例子了，这样的争论永远也不会有结果。”

B 教授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认真地说：“无论如何，我绝不同意你对社会学做的彻底的否定，你描述的一些特征确而有之，但这些特征不应该被用来否认社会学的，而恰恰是社会学最为独特的地方。比如走在路上，你看到一只蚂蚁正在爬，在你的眼里，这只蚂蚁就是一个点。但是，你把这只蚂蚁放大来看，会看到很多内部结构，他的腿上有很多细毛，他的体内有很多内脏，这个点实际上是高维的。同样的，研究个人行为的复杂程度堪比研究宇宙，因为人作出决策的过程也是高维的存在。经济学简单的用效用函数简化维度，实际上是把人压缩了。你们使用的所谓“科学”的方法，实际上也只能观察到有限的行为，比如消费、休闲时间的长短。要知道，科学只不过是一种思考方式而已啊！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带入到社会研究中，就会不可避免的研究一个高维的投影。研究投影而不是本身，这样的方法你敢说更好吗？真不知道你们经济学家哪里来的傲慢。社会学恰好相反，社

会学家们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因此选用了“语言”与“修辞”这同样高维复杂的介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诚然，语言间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但人的行为决定的起点很多也是同样模糊的，我们寻求的是结构上的对应和复杂的呈现而非简洁但错误的理论，模糊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要好得多。醒醒吧萨默斯先生，人们用头脑把一件件散乱的事情处理为科学知识，但有了科学知识后还需要把知识融合到理念，虽然真正的真理或者那形而上的东西是永远不可知的，但理念永远是比较纯粹的科学知识要更高一级的存在。”

萨默斯叹了口气，说：“经济学家从不在自己对于社会的认知中掺杂进个人的理念，我们只相信事实，只关心一个决策的实质效果是什么，而不去高喊什么自由、民主的口号。”

B 教授：“虽然你显然没懂我在说什么，但是你们并不是没有理念，而是不想承担责任。我们社会学家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总是直截了当提出建议，不像你们那么狡猾，比如当别人问你们：‘我们是否该设立最低工资的时候，你们总是说，设立最低工资可能会降低就业率但也可能没什么影响，不设立最低工资有可能导致贫困也有可能让底层人更富裕。你们总是避免给出自己的答案，这样不管政府采取了哪种政策最后出了问题，你们都可以冷眼旁观，说自己早就想到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社会学家就从来不这样。”

萨默斯挑了挑眉毛，对这样的争论略感到疲倦：“那不过是因为经济学从不进行价值判断而已，价值判断是哲学家的事情。事实上，世界上很少存在真正帕累托改进的事情，不过都是在利与弊之间的权衡。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告诉世界做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与坏处，仅此而已，B 教授，感谢您的观点，但我的大学同学马上就来看我了，我们还是下次再继续争论吧，虽然我觉得我们的争

论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你不了解我的语言所指代的是什麼，我也不了解你的语言体系。”

B 教授大踏步地走了，连杂志都没有拿，没一会儿，C 教授打开了门，笑意盈盈。萨默斯冲了一杯咖啡递给了 C 教授。

C 教授：“啊老朋友，好久不见！”

萨默斯热情的招了招手：“是啊，自从你从 H 大学辞职后我好久都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你怎么突然放弃了这么好的职位？人家都说没多久，H 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的名头就是你的了，你可是当年大家觉得最有希望得诺贝尔奖的人啊哈哈。

“

C 教授：“不瞒你说，我辞职是因为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界太失望了。这么多年来，研究方法早已僵化不前，我们的工具倒是更“科学”了，但我们经济学家越来越缺乏全局思考的能力，得到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答案。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嘛哈哈，我早就不看重了。”

萨默斯挑了挑眉：“你说僵化不前有失偏颇了吧，每年都有那么多新鲜的理论…”

C 教授突然直视萨默斯：“你不会还真的相信这些吧，我们用的研究框架 1970 年代就建成了，重大的问题早就被研究殆尽了，现在的研究都是在这个框架下苟延残喘而已，有的时候研究结果简直和常识无异。理性人在特定约束下做出决策，到最后无论现实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通过理性人的效用函数改变、市场约束改变、调调参数来拟合结果。我们的研究都是马后炮，连个像样的预测都拿不出。就拿宏观经济学来说吧，多少经济学家套用研究结果制定政策最后导致了灾难，芝加哥男孩才刚过去几十年啊。现在年轻的教授越来越关注怎么解 DSGE

模型，还有几个人会用凯恩斯的方式真正去思考这个世界，学物理的人转行当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会解决繁难的方程，但你要问他们现在加息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只会支支吾吾说些套话……”

萨默斯有些不服气：“那你认为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呢？别忘了，希克斯可曾经说过，他根本看不懂凯恩斯在说什么，可他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C 教授轻蔑的笑了笑：“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奖励了经济学建立中有功的很少一部分人而已，那不过是俗世的奖章，和真正的指导社会运行的真理比起来不值一提。你还记得我们读博士的时候每个细分方向的指导手册吗，那个上面有多少人的名字，他们一步步的累积才得到一个小理论，在经济学长河中才是那么小的一步，还有更多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追求这种虚名有什么意义呢，凯恩斯这种划时代的人都没有拿过……”

萨默斯反驳道：“我就不觉得凯恩斯的《通论》写的有多好，里面的逻辑混杂不清，甚至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根本没有真正抓住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理论上漏洞太多了，连个像样的模型也总结不出来，还是希克斯给他总结了一个 IS-LM 模型。啊，不过我们不要争论凯恩斯了，我只想知道，如果你觉得正统经济学这么差劲，你知道什么新的理论更好吗，如果有的话，愿闻其详。”

C 教授无奈的笑笑，但随即又有些激动：“主流经济学老是这么攻击别人，固步自封。现在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在关注实体经济时认为 $MC=Pay$ ，但这在现实世界中显然是不成立的，这点凯恩斯已经关注到了，我们的世界时时刻刻处于不均衡中……”

萨默斯叹了口气：“长期来看，市场会让 $MC=Pay$ 的。”

C 教授：“长期，总是长期！我们生活在当下！这个争论几十年了也没有结果，

先不说这个，第二个问题是马尔萨斯当时就关注到的，主流经济学总是假设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但这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需求的缺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问题，主流经济学只是关注怎么把经济做大，从来不去关注财富是怎么分配的，而巨大的财富差异会引发仇恨、内乱、战争，如果一个人生活 19 世纪的英国，在一个所谓自由市场的社会，但社会的财富结构和邻近的法国，所谓的王政社会一般无二，怎么能说这样的社会是进步的，人们是更幸福的啊！这方面托马斯皮凯蒂有很多研究……”

萨默斯打断了 C 教授的长篇大论：“我看过他的书，可是他的研究只是些杂乱的观点，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现在很多模型已经逐渐纳入了他的考量。”

C 教授：“可是纳入的太慢了，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价格扭曲，一些具体的影响 1990 年就被提出来了，最近才被一些模型模拟出来。而且数学技术也完全跟不上，我们到现在都很难跟踪资本积累不平等，算法到这个时候就不稳定了。”

萨默斯：“我相信总有一天算力的发展会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现在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在走，这些批评和建议都被我们纳入框架中了”

C 教授：“我先告诉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再来反驳你。第三个问题就是，主流经济学长期对金融市场的忽视。在你们的理论中，货币不过是实体经济上的面纱，不是干脆不用考虑，就是在优化问题中最后被削掉了。可是现代经济货币理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货币自身的结构就会影响价格，而且货币最终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就比如金融危机吧，在他们的理论下这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可是在你们的理论里这就是个外来的扰动，还服从什么正态分布，这简直是荒谬至极。”

萨默斯发出声嗤笑：“现代货币经济学派，他们真好意思称自己为学派吗，他

们连套拿的出手的理论都没有，到现在都只能画画资产负债表阐释些具体的问题。

“

C 教授无奈的说：“你被自己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完全束缚住了，你已经忘了经济学家一开始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他们认为人像一个高维体一样在约束下做出决策，而个体与个体间通过实体经济和货币两张网联系在一起，两张网之间有互相干扰，这个体系何其复杂高维，你真的相信算力可以进步到有一天我们时时刻刻可以预测出人们下一个微小的动作是什么吗？而人们又以复杂的方式连接起来，这些微小的改变都会极大的影响最后的结果，你真的相信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必然的因果关系吗？你总是说他们没有理论没有模型，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选择了用高维的视角思考问题，而数学模型承载不了这种高维，他们只能用大脑去直接思考高维的社会，他们的表达只能是语言，因为数学的推导对于过高的维度是无力的，在他们的研究中，数学的模型只是个小小的说明辅助工具而已。”

萨默斯认真的听完，想了一会儿说：“可你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你前面的话让我以为你觉得社会的结果是随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后面的话让我以为你觉得社会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我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虽然人们的部分行为可能是随机的，但是理性是他们最大的约束，他们看似自由，实则像提线木偶一样，在经济学写好的剧本下面行事。有的时候我开车回家，路过灯火通明的房屋，我就感受到这些房屋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指导他们的行为……。”

C 教授咽下一口咖啡 “所以经济学家太傲慢了，以为现实中所有不符合他们理论的东西都是摩擦、不完美，但其实只是他们太无知和偏激了而已。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让他们的理论倍受追捧，经济学教授拿着高薪，在公司里做兼职咨询顾问，俗世的认可让他们有些飘飘然了，越来越以为自己说的是真理。我看到的

现实是，历史和社会的构筑都离不开随机事件，我们只能部分肯定的说，在什么情况下，大概率会发生什么。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真理不是人类可以掌握的，真理只有上帝才知道。有的时候我甚至都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真理存在”

萨默斯呆了一会儿：“那我们没有希望了吗？”

C 教授盯着萨默斯：“无论我们的分歧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都站在同样的思考体系下，敢于面对所有的事实，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掌握它吗？就算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可掌握的，充满矛盾的，但我们同样的起点，不会让我们的争论变得有意义吗，至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最大的愿望不就是让人类整体的福祉提升吗，我们提出的建议一旦被实行，就在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的发生，这些都是坚实的，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萨默斯长出一口气：“是的，我们至少还拥有探索的希望，争论就是希望，现实就是希望。”

门突然打开了，进来的是个西装革履，步履匆匆的人，他身上的香水味混杂着一点酒气瞬时充满了整个屋子。C 教授满脸惊诧的看着对方。

“萨默斯先生，您知道您下属的期货期权交易所正在试图限制衍生品的自由交易吗？”这位有些秃头的人面无表情地问道，“这太愚蠢了，一百年前亚当斯密就已经证明了政府试图干预市场只会引起市场的失效混乱，我们希望您可以立即介入，停止这种危险的、违反常识的行为。”

“啊所罗门先生，我毫不知情。”萨默斯听到“限制”“自由”“市场”几个词有些紧张，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我今天就派人去交易所了解情况，…”

“我们希望您可以现在就给交易所打个电话，让负责人搞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所罗门有些不耐烦的说，“我们要管理几千亿美元的财富，为了保护投资

者不受到损失，我们必须不辞辛劳的昼夜工作，给他们把钱赚到口袋里，只要发现危险的苗头就扼杀。这么一件明显违反市场共识的事情，被人提出来就已经令我震惊了，我可等不了太久。说实话，我们相信您也理解我们的心情，毕竟您替我们公司做了这么久的咨询顾问，对我们做的事情一清二楚。”

萨默斯脑子有些乱，他不敢相信下属会干出这么一件蠢事，他听到自己说“啊，啊好的，我这就打电话。”

萨默斯抓起电话，一不小心用电话线把手绊了一下，电话听筒掉在了桌子上响起了杂音，在安静的会客室中显得格外不合时宜，萨默斯赶快重新抓起听筒，带起厚厚的眼镜，对着桌子上一张小纸片拨了一长串号码，慌乱中拨了三次才拨对。他的脸上突然显出了些许严肃，弯曲的脊背也挺了挺。

“喂，是格林斯潘小姐吗，我听说你正在写一份限制衍生品交易的调查报告？”

“是的，最近有不少媒体发现银行给穷人发放了大量房屋贷款，而这些贷款者大部分没有稳定收入来…”

“这都和市场交易毫无关系，投资者选择了在市场上交易就要自己负担损失的风险，市场的价格永远是最公正的…”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市场上千千万万个投资者每天都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作出决策，市场就是共同信息的集合，这就是最可靠的信息。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投资者会不知道吗？市场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个事实我们上个世纪就知道了，难道你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市场有效理论吗？市场自己就是最精密的调

节，那些妄图挑战这一点干预市场的人不是狂妄自大的政客就是独裁者，他们都被历史证明是错的了。”

“但我可以向您证明…”

“我觉得你需要回学校重新受一下经济学基础教育了”萨默斯听到对方还想继续说，头上都冒出了微汗，表情有些愠怒，他冷冷地说“现在高盛的 CEO 就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你觉得这个在金融市场闯荡了多年，风风雨雨都见过的人会犯幼稚的错误吗？我希望你今天就停止调查。”萨默斯冷冷的挂断了电话。

“感谢您的帮助”所罗门先生点了点头，“您上次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文章我看了，您说的期权有助于自由市场的观点我非常认同。如果有机会的话，真希望您到我们公司再去做一场讲座。啊！我看您身后还摆着我们上次送给您的小礼物！”萨默斯身后奖牌恰好被百叶窗的一缕阳光射到，闪着金光。“我看已经到午饭的时候了，就不打扰您了”说着又匆匆走了出去。

他对 C 教授笑了笑“啊，这是我这里的常客。”

他邀请 C 教授吃完了中饭，困倦的走向书房，靠在舒服的皮衣上闭着眼歇息。忽然铃声大作。萨默斯教授迷迷糊糊快睡着了，他不想坐起来接电话。然而对方仿佛不依不饶一样打个不停。萨默斯教授只好接起了电话，他有些恼火。“喂，萨默斯先生吗，雷曼兄弟突然要求 100 个亿美金的紧急贷款，否则就要宣告破产了”。萨默斯像被兜头泼了冷水一样站了起来，急到“啊？这是为什么？他们上个季度的利润不是很好吗？”听说是他们持有很多以房地产为抵押的 AAA 级债券和债券衍生品，最近房地产价格突然暴跌，很多借款人都不还了，贷款全变成坏账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现金来兑付各大银行了，同业市场也没有人愿意给他们贷款了，各大银行的流动性现在都非常紧张。您看怎么

办？”“三十分钟后立刻召开美联储紧急会议。”萨默斯说完放下了电话，他站在那里，想集中下精神，太阳已经渐渐下沉了，他看着暗淡下去的客厅，只觉得周遭都是虚无的构成。柔和的阳光洒在他背后的书架上，上面摆满了书籍，那都是伟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亚当斯密，李嘉图，Fisher，弗里德曼。他缓缓转过身，抚摸着这些书籍的书脊，在无限的静默中短暂的沉默了一会儿后，披上大衣，大踏步地走了出去。